

王晓纯
吴晓云 主编

N
e
w
F
i
u
m
a
n
i
t
i
e
s
S
e
r
i
e
s

no.21
新人文
丛书

女人 的 理想国

张念／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王晓纯 吴晚云 主编

N

e

w

H

u

m

a

n

i

t

i

a

s

S

a

t

i

e

s

s

no.21

新人文
丛书

女人 的 理想国

张念／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的理想国 / 张念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3
(新人文丛书)

ISBN 978-7-5133-1387-2

I. ①女… II. ①张… III. ①女权运动—文集 IV. ①D4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4923号

女人的理想国

张念 著

策划统筹: 陈卓

责任编辑: 高微

特约编辑: 陈卓

封面摄影: JAVIER GEREZ

责任印制: 韦航

封面设计: 邱特

版式设计: 魏月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60mm × 970mm 1/16

印张: 22

字数: 255千字

版次: 2014年3月第一版 2014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1387-2

定价: 3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新人文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晓纯	吴晚云
副主编	罗学科	史仲文（执行）
	张加才	郭 涛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建嵘	马立诚	王向远	王清淮	王鲁湘
刘丽华	安乐哲	尤西林	吴 思	吴祚来
张 柠	汪民安	李雪涛	陈晓明	邵 建
赵 强	单 纯	金惠敏	骆 爽	夏可君
黑 马	熊培云	敬文东	谢 泳	戴隆斌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革	王鸿博	王景中	王德岩	曲 辉
刘永祥	孙德辉	李志强	邹建成	张卫平
张 轶	张常年	周 洪	屈铁军	赵玉琦
赵晓辉	赵姝明	袁本文	铁 军	秦志勇

【总序】

新人文：在思想与行动之间

王晓纯

“人文”一词，用法不一：古人将之与“天文”对举，今人把它与“科学”并列；它还常用来概称一种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存在的崇扬人性与人道的主义或精神。

“人文”与“天文”对举，最早出现于《周易》。《周易·贲卦》彖辞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语。根据后人的解释，“文者，象也”，即呈露的形象、现象。于人而言，包括人世间的事态、状况，并可以引申到个人气象与社会风貌。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强调“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总是与人文密不可分。人而文之，方谓之文明。在中国传统中，“人文”主要指人类社会的礼乐教化、典章制度和道德观念。而文明在其本质上，乃是人类对“人之为人”在思想上的自觉和这种自觉在实践中的表现。

“人文”与“科学”并列，与西方近代分科之学的出现与发展有关。伴随科学与技术的勃兴和迅猛发展，人类社会传统的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通过科学与工业革命不断推波助澜，甚至形成了科学与人

文之间所谓“两种文化”的分裂。

“人文”作为一种精神或主义，泛指从古到今东西方都出现过的强调人的地位和价值、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重视人的权利和自由、追求人的旨趣和理想的一般主张。

当代中国思想者的研究视域从来没有离开过对中国社会的人文关注。如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新时期呼唤新人文，也不断催生着新人文。

新人文是一种新愿景。现代社会使人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面前常感无力，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幸福之间往往容易失衡。新人文将目光聚焦于人本身，重塑价值理性，高扬人性尊严，唤起内心力量，促进个性自由发展，让梦想不再贫乏，让精神充满希望。

新人文是一种方法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但两者的分隔也有渐行渐远之势。新人文试图重新发现科学与人文的内在融通，增进科学与人文的互补互用，让科学更加昌明，让人文之光更加夺目。

新人文是一种行动哲学。继往圣、开来学不是思想者的唯一目标，理想与现实之间需要架设坚实的桥梁。新人文力图夯实人文基础，作为社会的良知而发出公正的呼声，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让思想冲破桎梏，用行动构筑未来。

鉴于以上种种，我们编辑了这套“新人文”丛书，奉献给关心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新人文建设的广大读者。

2012.10.19

序：生活—思想革命的先驱 / 朱大可

作为张念长达八年的同事，我目击了她的生长过程：以一名资深编辑和小说家的身份，向文化批评家转型，并以女性主义的立场，成为中国女性的理论守护者之一。她蛰居在同济新村的陋室，访问者需要费力爬上六楼，敲开简陋生锈的铁栅门；她独自坐在逼仄的小室里，被大量凌乱的专业图书所环绕，俨然是一名不称职的图书管理员；她收入低下，却经常用上好的普洱茶款待客人，偶尔也展示一下她精湛的厨艺；她点燃的薄荷烟，燃烧在茶与书的缝隙之间，犹如一种细小的信号，向访问者表达沉思的价值。

张念的存在模式，在中国是极其稀有的，它已成为我们用以验证某种信念的范例。在金钱焦虑症笼罩的中国语境里，纯粹的思想、学术和主义都是冗余物，它们是黯淡的，几乎无人问津，仅在换取岗位津贴、职称和稿费时，才会跟日常生活擦出一点稍纵即逝的微光。张念放弃优厚的薪酬，又以亏本价卖掉她在广州祈福小区的房子，义无反顾地奔赴上海学术前线。这种选择违背经济学法则，更触犯女性生存的基本原理，却塑造了一个中国女性主义的“新人”。

女性主义理论的目标，旨在通过性别政治、权力关系与性意识等路径，探讨男女不平等的本质和起源，并寻求解决问题的社会方案。但真正的女性主义，正是中国社会的重大缺环。中国的女性主义，早已被各种官方研究的空话和套话所替代，以“女仆主义”的面貌，成为学术垃圾场的

优秀成员。

不仅如此，在一个强悍的男权国家，女人的权利，只能是一种政治口红，在每年3月8日那天，涂抹于国家庆典的嘴唇。居委会、妇联和工会式的“组织关怀”，成为男权统治的蕾丝花边。多年来如雨后春笋的高校女子学院，培养以男权趣味为标准的所谓“淑女”，甚至提出“贞操”口号来满足男权的处女膜崇拜。在中国，几乎所有来自官方、媒体和学界的“尊重女性”叫喊，都可以纳入文化时装秀的范围。

最近十几年来，曾有多多个事件足以催动女性主义运动的萌发，如虹影小说《K》的司法判决，木子美的博客遗情，流氓燕裸身舌战男网友，深圳警方将妓女游街示众，等等。但中国女性总是错失在日常生活里展开权利博弈的契机，不仅无法发育成有组织的社会运动，甚至难以形成独立的女性主义批评。而现在，它只能是张念等人零星的学术抗议，静止在都市书斋的深处，等待一个福音时刻的降临。

“不咬人的女性主义”，这是张念给自己第一本文集的命名，此标题向读者传递了张念式女性主义的特征。张念据此分裂了女性主义运动，将其划分为“咬人”和“不咬人”两类。张念试图告诉我们，她拒绝成为“女性沙文主义”的成员，也拒绝将女性主义视为“政治正确”和“受害者政治”的同义语。在日常生活中，张念性情温和、单纯而通透，对来自男性世界的嘲讽，总是给予宽容的一笑。

而在另一方面，张念也坚持认为，人的生理性别及其气质，都是后天符号交流和话语（意识形态）制造的结果；人总是在规训中接受关于性别的定义，由此确认自身的性别身份。我们曾为此多次发生这方面的争论，但此类符号互动理论，已经成为支撑张念信念的坚硬支架。她要从这个立场出发，去展开她的理论清道夫工作。她的活动范围，由过去的文化女性主义，转向政治女性主义。她站在黑格尔政治哲学的门槛上，眺望中国妇女的解放进程，形而上地痛悼她们的命运。张念的学术眼泪，滴落在键盘上，凝结成一部长达25万字的博士论文，聪颖、锐利、宏大，足以向我们证明女性思辨的力量。

本书是张念最近几年来关于政治女性主义的思考凝结物。它们大多

发表在吴亮主编的《上海文化》杂志以及相关学术期刊上。越过黑格尔式的谨严框架，她拓展出更为松弛的言说空间。张念在这样的领地自由地絮语，没有时间的边际，仿佛是一种没有对手的独白。张念悲痛地看到，“上帝没有性别，但传说、启示、福音书是有性别的，犹太王、使徒、先知（女先知只在庆贺的场面出现，她们从不预言什么）都是男性。”同时，张念也意识到所有中国女人的实存困境：“与男人的合作关系，就是一个女人成长为母亲的生命史。从嫁到陌生人家的新妇开始，女人的生存技巧在于，熟悉儒家主流文化的道德程序，她只需摁下确认键，就足以保证自身的安全与生存权。”不仅如此，“任何男人与女人，将家庭生活作为生命的全部意义，所有人都躲进私人领域的小空间，我们知道，专制与集权比任何人都喜欢也更享受这样的局面”。这是张念情感的逻辑起点。她形单影只，向需要被质疑的世界进发。

张念的事业注定是孤寂的。在一个由男人宰制的学术场里，女性主义几乎没有生长的缝隙。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窒息性生态。在如此严酷的山谷里，张念的女性主义叙事，究竟会获得多少悦耳的回音呢？据说，在当下中国，女人做学术就是错误，而做女性主义学术，则是错上加错。但我依旧要祝贺张念能够在“错误的道路”上一意孤行。这是张念的意志，也是孕育中的中国女性运动的信念。从新文化运动到今天，一百年即将流失，而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国女性从未获得真正的解放，它依然在期待某种触及本质的现代性转型。张念及所有女性主义思想者，都将是这场思想—生活革命的先驱。

2013年5月28日写于上海梅陇寓中

目录

序：生活—思想革命的先驱/朱大可	001
------------------------	-----

上辑 处境与意志

自由女人批判	003
革命政治中的伦理难题	011
人权平等与女权平等的政治抗辩	019
三种权利的性别表征	045
中国家庭及其性交换 ——以母亲形象、妻妾形象为例	051
中国历史的即兴表演者	056
深渊、敌人以及性别政治	060
谁之困境 何种幸福	075
一份女权祖母的精神遗嘱	082
女人的理想国	086
摩登女性与东方宝贝	090
互联网与女幽灵	099
城市空间的性别魅影	107
当“法国妇女”遇上“中国妇女”	120
批判是为了解放自我	126
支撑暴政的情感因素	131
性别公式及其永恒想象	136
性的革命与反革命	141
传统之于女人，或妇道的养成	147
后现代观察下的中国妇女	153

下辑 阐释与理智

朗读者 告密者 审判者	161
事件烟雾中的文学建制	174
言辞、文化及道成肉身 ——文学与公共性的悖论	181
这十年，我的“生活世界”	188
生命政治的话语标本	198
三峡、底层以及现实主义的冷修辞	203
当代中国文化谱系中的身体政治	209
文学与政治的对位法	221
《收租院》：作为政治的主题公园	235
有关 20 世纪 70 年代的记忆秩序	249
人性限度之内的《革命人》	262
现代汉语写作的原始事件	267
犬儒主义：中国式的启蒙逆子	271
尼采的还魂术	284
权力与越轨	292
人性和风俗德性的思索者	299
何谓中国观念的“真” ——有关激进左翼的后革命理论	306
附：尽量打开个人话语的黑匣子 ——张念对话王小鲁	320
后记	334

上辑 | 处境与意志

自由女人批判

重读波伏娃，是因为手里偶然有一本《美国精神的封闭》，此书开卷就清算女权主义，作者是鼎鼎大名的芝加哥学派红人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卷一“大学生”，指责“俗丽”的流行文化败坏了年轻人的审美趣味，摇滚乐是“使年轻人随着性欲亢奋的节律一起摇摆”的垃圾文化，性解放摧毁了淑女气质和典雅的男女关系，年轻人已经不会“爱”，用现象学的话说就是，他们只知道“FUCK IS JUST FUCK”。

淑女气质即女性气质（Female），是男女关系的构成因素还是男女关系的结果，波伏娃的名言是：女人是后天形成的。用福柯的句式就是：性是被性化（Sexuality）的结果，女人是被女性化的结果。女性主义一直在两条路线上作战——争取人权（启蒙逻辑）和去女性化（反思人性论的后现代逻辑），而《第二性》恰好是这两种逻辑承前启后的产物。1949年《第二性》两卷本一出版，就被誉为女性主义“圣经”，是20世纪60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的先声之作，女版的《存在与虚无》。此前，即1943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问世，此书末尾萨特写道：“一个要求自由的自由，事实上就是不是其所是和是其所不是的存在，这个存在把是其所不是和不是其所是的存在选择为理想存在。因此，这存在不是选择使其复活，而是选择的自我逃避，不是选择与自我合一，而是选择了总与自我保持距离……自由由于把本身当作目的，它逃避了一切处境吗？……这些问题可能在道

德的基础上找到答案。我们将在下一部著作中研究这些问题。”^①翻开萨特创作年表，这下一部著作大概是1960年发表的《辩证理性批判》，宣告了萨特“干预”、“介入”（engagement）的政治学主张。但女版的《辩证理性批判》却没有出现，永远也不可能出现。存在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合，在波伏娃（女人）那里，是太男子气的疯狂想象。1974年，萨特病情稍有好转，但视力恶化已不允许他写作，波伏娃建议以谈话的方式，来完成萨特的自传。萨特去世后，波伏娃将这次长达一个月的谈话内容整理出版，构成了《萨特传》的主体内容。在《萨特传》“政治”一节，萨特承认：“我不再是一种政治的存在。我不认为它是根本的。政治是人的尺度，其实它不是我的尺度……我有一种政治唯美主义……”^②看来，老萨特又回到了存在与虚无。在传记中，波伏娃记录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她和萨特去伦敦旅游，她选择去博物馆，而萨特宁愿去无产阶级贫民窟考查。

波伏娃没有选择“无产阶级贫民窟”，她甚至比萨特还了解萨特自身，她执笔的《萨特传》复原了一个萨特，守住了“存在主义”的防线。那么可想而知，与性解放运动捆绑在一起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即“自由女人”的议题，不仅是自由的深化，民主与平等的方案已经变成了经由女人发挥的产物，并且是更加自由的发挥。这些预设性的计划，即存在主义意义上人被抛入其中的计划（project），和布卢姆教授所迷恋的“天然的男女关系”、“相濡以沫的两性结构”之间的对立，难道仅仅是女人与道德、与伦理、与世界的对立吗？这种对立，从女性主义的维度考查，是如此古老、如此刻意。

二

布卢姆教授的话，主要是说给他的学生听的，正如《创世纪》中，上帝的话是说给亚当听的，夏娃是无辜的，但还是受到牵连——女人是引诱

^① 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777页。

^② 西蒙娜·德·波伏娃：《萨特传》，黄忠晶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458—459页。

者。其实康德在《纯然理性界限之内的宗教》里告诉我们，人连作恶的资格都没有，只有精灵才可以作恶，说的是那条蛇。但后来的宗教题材绘画中，蛇全部变成了女人的形象。这个“聋哑”的夏娃成了替罪羊，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朱丽叶·克里斯蒂娃解释说，这是因为恐惧，从原始犹太教到一神论的基督教，从母神崇拜到父神崇拜，男人们克服自然（*physic*）的过程，就是对母性权力（*maternal right*）的克服。^①是的，上帝没有性别，但传说、启示、福音书是有性别的，犹太王、使徒、先知（女先知只在庆贺的场面出现，她们从不预言什么）都是男性。为了让天国降临尘世，基督教宣讲了一个“处女怀孕”的故事。神意授精的奇迹，即保持处女膜的完好无损，使得政治神学的权力推导，继续沿袭城邦父权制的逻辑。从《旧约》的原罪说（人自我招致的恶果），到《新约》的“处女怀孕”，女人两次被征用，邪恶与圣洁，有一种确定的关于女人的真理吗？这本身就暴露了真理形象一直处于非稳定状态，一次理性穿刺的意外事故，让人得救了。现代版的性别政治问题，依然矛盾重重。霍布斯说：“我全部的激情来自恐惧。”恐惧什么？自然状态下的人人自危，克服恐惧是为了迈向自由，即公民社会。

为什么“人人自危”？那是因为“原始状态”下，谁也不敢肯定自己的胳膊最粗、拳头最硬，所以必须把合法暴力委托给一个“主权者”，服从他，尽享生命权、财产权与自由权。但男人的胳膊永远比女人的胳膊粗，这个怎么解决，霍布斯也没有办法，《利维坦》第30章“论主权代表者的职责”留了个“原始状态”的尾巴。在家庭中，妻子应该服从丈夫，原始性的服从，丈夫没有必要放弃自然状态下的绝对权力。服从的前提不是“契约—权利”，仅仅因为他是男人。从1790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ry Wollstonecraft*）出版《女权辩》起，女人们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历史，才割掉了这条“原始状态”的尾巴——当然是法律条文层面的。而文化意义上的“男女关系”，则是波伏娃《第二性》所清算的目标，或者说男人的恐惧激发了女人的恐惧。

^① Julia Kristeva, "The Mother at the Center", *About Chinese Woman*, Marion Boyars Publishers Inc, 1986.

波伏娃专门和“是其所是”作对，她勘察了女人一生的处境，这和她是不是女公民没有关系，因为现代政治学有关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划分，实际上是一种性别的文化政治的隔离策略。一个拥有投票权，受过良好教育并拥有稳定职业的女人，她同时还是女儿、妻子、母亲和情人。在身份辨识中，文化往往更认可后者。这也正是哲学家列维纳斯受女权主义诟病的地方。他的“爱欲现象学”^①把女人们的这种身份夸张到极致，称之为爱欲关系中的女人。这种伦理尺度上的爱欲关系，把所有女人还原成“安提戈涅”，让他的“他者”与“他异性”理论又落入男权-Logos中心的陷阱中。这是一个男性解构者的宿命。

布卢姆教授的“淑女”正是波伏娃笔下的少女、女儿、妻子、母亲、情人和社交中的女人。前者认为，一种抽象的克服男性霸权（控制）的正义观抹除了“男女”之间的浪漫吸引，使得男女关系和一名飞行员与律师的关系没有什么两样；但波伏娃的逻辑却是文化意义上的控制性的男女关系，即使他们同时是飞行员和律师，也依然存在。布卢姆关心的是，“典雅关系”的优先性，即必要条件是女人必须得像女人；波伏娃则注重“自由原则”的优先性，极力摧毁“典雅关系”的男权神话，在经验主义的维度上告诉人们，淑女的日子并不好过，她们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从文化史来看，“淑女”恰恰是自由主义中产阶级文化的产物，在习俗举止以及性爱模式层面，作为历史上的新兴阶级，他们费尽心机模仿老贵族的做派，以获取尊贵的正当性。而“自由原则”的对立面不是“淑女”，其着力点在于考查权力结构，即一种给定的文化意识形态，制造了某种自我满足的幻觉。

^① Emmanuel Levinas: "Phenomenology of Eros",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256-267. 列维纳斯通过对女性生理现象的分析，强调女人的“自异性”，就是说，女人一生都与“他者”为伴，“她”总在变化之中，“她”永远不可能被充分理解，这种内在的“他异性”，使得“她”对外的“他者”保持敞开的姿态，保持着一种深邃的、同情的理解。列维纳斯试图用“她”来补充理性的 Ego（自我）。